

阿瑟·魯賓斯坦：永不從俗

李夢



上週此欄介紹了嚴謹理性的布倫德爾，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鋼琴家是這位奧地利人的前輩，性情與那位「學究」式鋼琴家迥然不同，他就是阿瑟·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一八八七至一九八二）。

若將二十世紀中期登場的著名鋼琴家如里赫特、吉列爾斯和霍洛維茨等人，以金庸小說中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類比，那麼阿瑟·魯賓斯坦在二十世紀偉大鋼琴家中的地位，不亞於武林中傳說的虛竹或是獨孤求敗，不單輩分較「五絕」為高，更是身懷神技，行事為人也極其灑脫不羈，頗有些「仗劍天涯」的架勢。魯賓斯坦活到九十五歲去世，從七歲登台一直演奏到九十多歲才收手，可說是親眼見證二十世紀古典樂壇的起落曲折。他曾說，女人、美酒和音樂是他生命中三件不可缺少的東西，而他這一輩子，大塊吃肉大碗飲酒，倒也真實踐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享受生命。

有位朋友曾說起，他當年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中以至如今沉迷不能自拔，全得歸因於魯賓斯坦演奏的蕭邦。的確，如果哪位愛樂人家中沒有那套RCA唱片公司出版的魯賓斯坦演奏蕭邦全集，都不太好意思自稱古典樂迷。那十多張唱片中收錄著名作曲家蕭邦為鋼琴所寫的夜曲、瑪祖卡、圓舞曲、奏鳴曲、協奏曲還有一些精巧玲瓏的小曲，每首經蕭邦的同鄉、波蘭人魯賓斯坦詮釋，都是百聽不厭。

說來慚愧，我曾經一度聽不出魯賓斯坦演奏蕭邦的好，甚至覺得他對於某些曲目（比如夜曲系列）的詮釋有些硬，少些浪漫輕巧的意味。後來，當我聽多了詩意玲瓏的版本，聽多了炫技纏綿、惹人暈眩的演奏，我才發現魯賓斯坦不是不擅長炫技（他七歲已登台演出舒伯特的鋼琴曲，記譜能力極強，自小被視作「神童」），只是不想在蕭邦的曲目中炫技罷了。身為同鄉，他深知這位波蘭作曲家遠不是人們慣常印象中的「沙龍音樂家」，只會寫一些好聽浪漫的曲子討貴族太太的歡心。他明白蕭邦背井離鄉的孤寂，因此我們格外能從他演奏的蕭邦（尤其是那幾首敘事曲）中，聽出激昂與熱烈的意味，那絕不是浮於淺表的歡樂，而是難釋苦痛與悲辛的深沉低吟。連著名指揮家兼鋼琴家巴倫博伊姆都說：「是魯賓斯坦讓我了解蕭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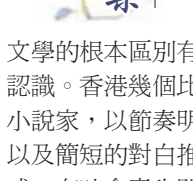
這或可用來解釋魯賓斯坦為何對勃拉姆斯的作品情有獨鍾。這位德國作曲家看似性格內斂、不苟言笑，實則內心世界熱烈而張揚。這一內外鮮明對照，在他的交響曲和鋼琴協奏曲中均有呈現。魯賓斯坦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與第二鋼琴協奏曲，正正展示出冷暖與動靜之間的張力，尤其將那些宏闊高昂的段落奏得大開大合，儼然一副登高望遠、一覽眾山小的姿態。

晚年的魯賓斯坦巡演不停，身邊有年輕戀人作伴，優哉游哉，另類亦不從眾，成了樂壇傳奇。他曾經批評年輕一輩的鋼琴家過於謹慎放不開，在台上演出時生怕出錯，因此不敢暢快抒情。而他呢，即便被人指責彈錯音，卻從來「不知悔改」，晚年演奏蕭邦和勃拉姆斯鋼琴協奏曲時，更是常有錯漏。他本人毫不以為意，甚至嘲笑那些十足精準、小心翼翼的鋼琴家像是機器一般。「音樂會鋼琴家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一個連續不斷敲打鋼琴的人而已。我是一個音樂家。」

或許，音樂家與獨奏家的分別，就藏在他飲過的美酒，他的愛人的雙眸，以及他在西班牙旅行時享受的陽光之中吧。

讀鐵凝《飛行釀酒師》

東瑞



《飛行釀酒師》，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那是對純文學和流行文學的根本區別有一種更清醒的認識。香港幾個比較聞名的流行小說家，以節奏明快、情節曲折以及簡短的對白推展故事成為模式，有時會產生閱讀疲勞和膩感，感覺缺乏了一種文學的深刻性，文字方面的文學密度也很不夠。鐵凝生於一九五七年，受父兄一輩「俄羅斯文學情結」的影響比較深，文字對白不多，多時也不太加對白引號，但大量的細膩心理描述有時如小溪流水清涼讀者的心調，有時像大海洶湧澎湃不可遏止，有時更似月光曲如泣如訴見證人物的內心襟懷，更準確地說，無不是人物的一部部文學心靈史。這貫穿在她十二篇小說的心理細述，文字優美綿密，一反常見外國小說的抽象拖曳和瑣碎枯燥。鐵凝了不起，既有文學家的細緻觀察和深度修辭涵養，又有一把心理醫師解剖刀的犀利準確。這堪稱全書的一大特色，也是她的絕對優勢了。

如果我要選全書我認爲的最佳，約六篇值得細讀：《伊琳娜的禮帽》不長，故事發生在飛機上，屬於「眾生相」面面觀的寫法，但重點人物還是有的，小說筆法細膩，細節構成了情節，把平靜中不爲人注意的男女小動作都揭露出來，這「一架膨脹着情慾的飛機」上有慾火焚身的男女、也有同性戀人士的大膽行動；《一九五六年的債務》活畫出一位吝嗇成性的人物，令人忍俊不禁；《春風度》和《七天》都是寫家庭女傭的，都寫得很有聲有色，但側重面不同，相同的都是個性鮮明的人物讓人縈繞腦海無法飄逝；《春風度》題目就是取「春風一度」的意思，小說裏的俞小荷難得在假日裏和做運輸的新婚丈夫去大學在外約會，租到小旅館的房間卻遇到自己沒帶證件、查房又很嚴的一系列不如意遭遇，卻又無奈地逆來順受，最後還是無法春風一度，令人讀來可憐可笑可悲可泣。

《七天》佔了全書三十三頁，約一萬五千字，乃全書最長一篇，也是較有情節、帶點懸疑性的一篇，主角布穀吃肉量驚人，午夜出動，將主人家冰箱食物全掃光，身體不斷長高，來月事時還需要帶掉十五包衛生巾，疑患巨人症，只見主建築頂端鑲嵌着「紫檀宮」三個大字，這就是中國紫檀博物館。它是由全國政協委員陳麗華女士投資興建的中國規模最大的紫檀雕刻藝術博物館，一九九九年九月建成，作爲建國五十周年獻禮。

我們站在這座充滿民族傳統風格的建築面前聽講解員講解，他介紹說，博物館的主體建築面積九千多平方米，地上四層，一至三層爲展廳。博物館建造時，邀請了建國之初就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木作專家、瓦作專家和畫作專家，他們把這座博物館打造成了一件壯麗華貴的藝術品。博物館大門爲純木結構，使用磨磚對縫工藝，館前廣場大青磚鋪設後浸潤桐油，這種方法在明清時代只有皇家才使用。

最後，我們來至最有興趣參觀的「白屋」

原址，也就是B座建築物。「五月風暴」期間，五十二位被無理逮捕的愛國人士就被扣押於這裏兩層樓十多個狹小的囚室內，其中包括知名的傳奇、石慧、廖一原、任意之、黃建立、黃祖芬、湯秉達、張亞津、蔡渭衡、凌宏仁以及多位工會領袖等。我們通過扣押所入口仍然保留的鐵欄柵進去，看不到囚室的原貌，原來早已全部拆除了，改建爲課室，只在入門後面的囚室原址天花上留下斑駁痕跡，讓人想像。不過，牆壁上貼上許多反映當年實況的文字和圖片，令參觀者有個概略認識。

其中一張影印的圖片，是時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的蔡渭衡被囚禁在這裏一年半獲釋後所寫的文章片段，憶述當時受折磨的苦況。文中說：「一個人被困在不足六呎乘四呎的囚室裏面……那個被警友稱爲『罐頭』的狹窄囚室，內部設計精心炮製——密封的單人倉，地上只有一塊木板做床，牆角上裝有強力風機，不怕沒有空氣，天花板亦裝有一盞大射燈，不愁黑暗……二十四小時不停被轟轟隆隆強風和照射燈滋擾，又怎睡得安穩？身上只有內衣褲，即使是正值炎夏也令人覺得十分寒冷……飯菜是什麼呢？用膠盆送來的『沙穀米』、臭鹹魚仔和半杯茶。」另外，他在報上所寫的文章還說，單獨囚禁的「政治犯」與外界隔絕，三面牆上都裝有窺鏡。房間裏沒有廁所，很多被囚者迫於無奈在房間裏就地解決。從蔡渭衡上面所述，可知被囚者所受的虐待是多麼的無人道。

因爲抗議港英政府的高壓管治而遭拘押於

升職加薪是必然的。第二當然是老闆，因爲有新產品推出，企業就會賺錢就能發展得更大。

都說科技爲現代人帶來便利的生活，但細想，這樣的方便，是現代人需要花錢來消費才能達至的。所以，創新愈多，消費者的花費就會愈大。像相對貧窮的人，就可能消費不起了。因此，創新的最終獲利者，都是大老闆，小市民只能花錢才能享受得起。就像智能手機一樣，年年都有創新款式推出，消費者年年都會受不住誘惑想換新的，這樣的消費方式，什麼人才能負擔？

創新就像雙面刃，有美好的正面，也有不好的反面。所謂姣好的面相，可能只是對富有者而言是如此，消費得起的，看到的都是美好的正面。所以，在創新的時代裏，相對貧窮的人就會懷舊起來，就會對過去產生濃烈的鄉愁，因爲那些充滿無窮創意的產品，他們很可能是無法消費的，而且那些極具創意的產品，更有可能取代了他們原有的工作。因此，愈是有創新的地方，就愈是有人在懷舊。對嗎？



巴黎聖母院經過大火之後，法國總統宣布要花五年時間來重建，有可能達成目標嗎？尚是未知之數。因爲像聖母院的屋頂，是鉛造的，重達二百公噸，需要一千三百棵橡樹製成的龐大支架來支撐，而樹木的樹齡需要三百歲左右。其他如輕微碎裂的彩繪玻璃窗的更換或重新安裝，都需要專家來思考如何進行。

有專家認爲思考的方向，不一定要用復古的原材料，可以考慮用創新方式來設計出復修的新材料。如何在現代創新的元素和保留古蹟歷史之間取得平衡，是讓修復工程最困難的思考。因爲要做到完全的復古，令現代人再看到修復後的聖母院能夠引發出懷舊的思古幽情，相信是有難度的。

所謂懷舊，其實也是屬於鄉愁的一種，如果太多現代創新元素在內，引發出的鄉愁式懷舊情

緒便會相對減少。就像我們吃懷舊的食物一樣，總是和童年吃的味道有差別，因爲現代的食材多數都經過冷凍保存，和童年時代的新鮮是有差異的。所以，懷舊食物雖然有不少食肆推出，但反應並不如理想中大受歡迎，原因就是食品雖然模樣幾乎相同，但味覺上卻不能強烈地引發出復古的鄉愁出來。

懷舊，通常都是心理上經過理想化之後表現出來的情緒，是對過去了的事物的憧憬，認爲過去的時代總是那麼美好，現今的情況不如從前。如果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太多創新的材料，是不是會將理想化的憧憬大大降低？

這些問題，讓進行復修的工程人員和專家去思考吧。我們不如來思考一下，創新對我們有些什麼影響？因爲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起，將會是創新的年代，不創新就會失去競爭力。只有創新，才能讓一個企業往前邁進。但是換一個角度去思考的話，創新對什麼人最有好處？第一，當然是發明者，因爲發明者具有創意，自然會受老闆賞識

摩星嶺「白屋」——愛國港人之痛

朱昌文

摩星嶺「白屋」——愛國港人之痛

朱昌文

西環摩星嶺一處山坡上面的叢林中，有一座神秘的三級歷史建築物，兩層高，牆身白色，它被一堵頂上布滿倒刺鐵絲網的圍牆與馬路

分隔開來，路過的人多不知這是一座什麼建築物，只好稱之爲「白屋」。直至一九六〇年代，它被警方政治部徵用，取名爲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專門用作羈押和拷問被認爲危害港英管治的「政治犯」。一九六七年發生的「五月風暴」事件期間，最少有五十多名愛國人士未經審訊便被扣押於此，其中多位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們被扣押的時間長達數月至一年多之久，受盡痛苦折磨。他們把這所暗無天日的黑獄稱之爲「摩星嶺中營」。今天，不少上了年紀的愛國港人憶起這座「白屋」的黑暗歷史，心頭仍難免隱隱作痛。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後，「白屋」空置了十多年，直至二〇一三年，特區政府教育局以一千元象徵式地價批出「白屋」建築群予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Chicago Booth），改建爲校舍，並於二〇一六年命名爲「香港賽馬會芝加哥大學教學綜合大樓」。芝加哥大學袁天凡、慧敏香港校園，總工程耗資五億八千萬港元，樓面面積五萬三千平方呎，其中四萬四千平方呎爲新建部分，設施包括一座設計獨特的S型教學大樓、小組研討室、圖書館、演講室及學生休憩區等。「白屋」的古蹟部分活化爲「香港芝加哥大學古蹟校園」，設有文物庭院及展示中心。

經過兩年大規模改建、新建及活化工程後，一座美輪美奐的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於去年秋天基本建成，八月開始局部啓用，學生可以正式上課。而「白屋」古蹟部分的文物庭院及展示中心也於去年底建成，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

日前，我隨同一群傳媒界朋友前去「白屋」這座當年出了不少新聞的建築物參觀。大家跟着一位工作認真的導賞員遊遍校園各個開放部分，用心去看和聽她的詳盡介紹。從她口中，我們知道，這所學府開辦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EMBA），爲期二十一個月的課程學費高達一百三十五萬元。現有一百多名是在職學生，他們來自亞洲各地，包括內地、新加坡、日本、印度等，本港學生只佔兩成多。

最後，我們來至最有興趣參觀的「白屋」

原址，也就是B座建築物。「五月風暴」期間，五十二位被無理逮捕的愛國人士就被扣押於這裏兩層樓十多個狹小的囚室內，其中包括知名的傳奇、石慧、廖一原、任意之、黃建立、黃祖芬、湯秉達、張亞津、蔡渭衡、凌宏仁以及多位工會領袖等。我們通過扣押所入口仍然保留的鐵欄柵進去，看不到囚室的原貌，原來早已全部拆除了，改建爲課室，只在入門後面的囚室原址天花上留下斑駁痕跡，讓人想像。不過，牆壁上貼上許多反映當年實況的文字和圖片，令參觀者有個概略認識。

其中一張影印的圖片，是時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的蔡渭衡被囚禁在這裏一年半獲釋後所寫的文章片段，憶述當時受折磨的苦況。文中說：「一個人被困在不足六呎乘四呎的囚室裏面……那個被警友稱爲『罐頭』的狹窄囚室，內部設計精心炮製——密封的單人倉，地上只有一塊木板做床，牆角上裝有強力風機，不怕沒有空氣，天花板亦裝有一盞大射燈，不愁黑暗……二十四小時不停被轟轟隆隆強風和照射燈滋擾，又怎睡得安穩？身上只有內衣褲，即使是正值炎夏也令人覺得十分寒冷……飯菜是什麼呢？用膠盆送來的『沙穀米』、臭鹹魚仔和半杯茶。」另外，他在報上所寫的文章還說，單獨囚禁的「政治犯」與外界隔絕，三面牆上都裝有窺鏡。房間裏沒有廁所，很多被囚者迫於無奈在房間裏就地解決。從蔡渭衡上面所述，可知被囚者所受的虐待是多麼的無人道。

因爲抗議港英政府的高壓管治而遭拘押於

升職加薪是必然的。第二當然是老闆，因爲有新產品推出，企業就會賺錢就能發展得更大。

都說科技爲現代人帶來便利的生活，但細想，這樣的方便，是現代人需要花錢來消費才能達至的。所以，創新愈多，消費者的花費就會愈大。像相對貧窮的人，就可能消費不起了。因此，創新的最終獲利者，都是大老闆，小市民只能花錢才能享受得起。就像智能手機一樣，年年都有創新款式推出，消費者年年都會受不住誘惑想換新的，這樣的消費方式，什麼人才能負擔？

創新就像雙面刃，有美好的正面，也有不好的反面。所謂姣好的面相，可能只是對富有者而言是如此，消費得起的，看到的都是美好的正面。所以，在創新的時代裏，相對貧窮的人就會懷舊起來，就會對過去產生濃烈的鄉愁，因爲那些充滿無窮創意的產品，他們很可能是無法消費的，而且那些極具創意的產品，更有可能取代了他們原有的工作。因此，愈是有創新的地方，就愈是有人在懷舊。對嗎？

摩星嶺中營的五十多位愛國人士，當時並沒有被暴虐手段嚇倒，沒有屈服，他們抖擻精神，奮勇鬥爭。在「白屋」的展板上，貼有一張精美的彩色賀卡圖片，看清楚，原來是時任西貢公立學校校長凌宏仁，被囚時與警友合作製作了這張用毛澤東主席所寫的詞《卜算子·詠梅》的國慶賀卡，同慶節日和互相鼓舞鬥志。賀卡上寫道：「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祝一九六八年國慶。摩星嶺集中營全體戰友敬祝。」賀卡表現了一眾被囚愛國者堅強不屈的精神。

在「白屋」內流連良久，鑒往思今，心潮起伏，感慨萬千。回想在港英管治時代，愛國同胞受到的壓迫，那時哪有民主、自由、文明、司法公正可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紙空言。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風暴」，起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當年港英施行「三高」政策，引致民生困苦，貪污盛行，警察欺壓百姓，民怨沸騰，官逼民反，因此一宗勞資糾紛，激化爲一場嚴重的社會動亂，有其必然因素，不能簡單地一味說是受到內地「文革」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因此，「白屋」古蹟展示板和所有刊物，把「五月風暴」稱爲「六七事件」，定性失語中肯持平。

總體而言，「白屋」經活化後，保留部分古蹟，不是全部拆除，尙算尊重歷史，讓市民有機會到那裏上一堂香港近代歷史課或是國民教育課。

紫檀博物館參觀紀實

言青

進入展廳，一片富麗堂皇的景象展現在眼前。陳列的各類紫檀精品近千件，其中有陳麗華女士積藏了數十年的明清傢具，也有近三十年來在她精心指導下製作的傳統傢具精品，其中大部分是以故宮建築及故宮內陳列的皇家傢具爲藍本製作而成。我原以爲紫檀木只像傢具，沒想到展廳內出現了北京內九外七、十六座城門、北京四合院、天壇、山西飛雲樓、五台山龍泉寺牌坊、清朝大戶人家廳堂複製作品等中國古建築微縮景觀，它們都是用紫檀木雕刻而成，更令人點讚的還有用紫檀木雕刻的清明上河圖，這些作品氣勢恢宏，工藝精湛，雕工細膩，閃耀着紫檀木金屬樣的光澤，顯得雍容華貴，沉穆莊重。我們被這些巧奪天工的精湛藝術感動，看得又驚又喜，不捨離去，手機相機「咔嚓」響個不停。

我們問講解員紫檀木爲什麼這麼亮，他解釋說，紫檀木不是上漆，而是燙蠟，經過細緻打磨，發出紫裏透紅的光，紋理交錯，滑如綢緞。他發說，紫檀木硬度很高，分量極重，爲其他材質所不及。據說紫檀木每五年長一個年輪，生長周期長達五百年至一千年方能成材。我國歷代稱它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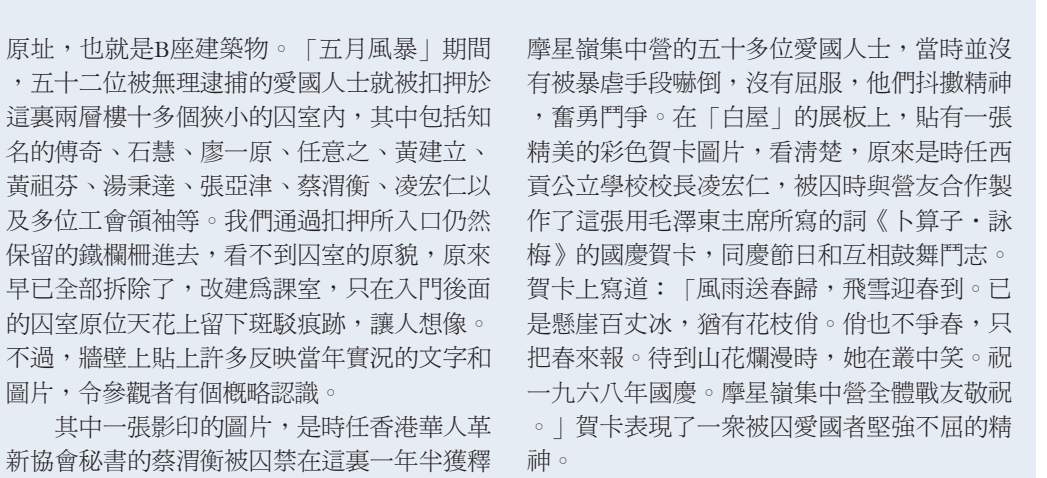
「異木」，「木中之王」，用它打造的器具、樂器、傢具成爲稀世珍品，傳世收藏。

我原以爲紫檀木產於我國，沒想到我國產量很少，只有台灣、廣東、雲南有一些。紫檀木主要產於印度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我國主要依靠印度進口。講解員說，現在印度已不再出口紫檀木，所以我國的紫檀產品就更加稀有珍貴。現在市場上賣的紫檀傢具多爲仿製的，只有真正的紫檀傢具，那可能多半是一些人家的傳世物品。展廳內還有黃花梨木雕刻成的大型作品，完全呈黃色，仰頭仔細觀看，原來是《西遊記》中的花果山，有山有水有樹木，還有孫悟空坐在山頂上吃桃子的形象，非常可愛惹人。這一精湛的工藝也着實讓大家讚嘆不已。

我邊參觀邊想起，當年我先生出使韓國期間，陳麗華夫婦曾訪問過韓國，並舉行過紫檀木宮廷傢具展覽，頗受韓國人民的讚賞。我們在使館招待了陳麗華夫婦，他們臨行前贈送我們一個紫檀木筆筒，後來我在筆筒裏插上各種筆，每天使用，二十多年了，至今它還完好地擺在我們的案頭。



▲「白屋」經活化後的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教學大樓 作者攝



▲「白屋」的原貌 作者供圖

摩星嶺中營的五十多位愛國人士，當時並沒有被暴虐手段嚇倒，沒有屈服，他們抖擻精神，奮勇鬥爭。在「白屋」的展板上，貼有一張精美的彩色賀卡圖片，看清楚，原來是時任西貢公立學校校長凌宏仁，被囚時與警友合作製作了這張用毛澤東主席所寫的詞《卜算子·詠梅》的國慶賀卡，同慶節日和互相鼓舞鬥志。賀卡上寫道：「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祝一九六八年國慶。摩星嶺集中營全體戰友敬祝。」賀卡表現了一眾被囚愛國者堅強不屈的精神。

在「白屋」內流連良久，鑒往思今，心潮起伏，感慨萬千。回想在港英管治時代，愛國同胞受到的壓迫，那時哪有民主、自由、文明、司法公正可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紙空言。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風暴」，起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當年港英施行「三高」政策，引致民生困苦，貪污盛行，警察欺壓百姓，民怨沸騰，官逼民反，因此一宗勞資糾紛，激化爲一場嚴重的社會動亂，有其必然因素，不能簡單地一味說是受到內地「文革」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因此，「白屋」古蹟展示板和所有刊物，把「五月風暴」稱爲「六七事件」，定性失語中肯持平。

總體而言，「白屋」經活化後，保留部分古蹟，不是全部拆除，尙算尊重歷史，讓市民有機會到那裏上一堂香港近代歷史課或是國民教育課。

紫檀博物館參觀紀實

言青

進入展廳，一片富麗堂皇的景象展現在眼前。陳列的各類紫檀精品近千件，其中有陳麗華女士積藏了數十年的明清傢具，也有近三十年來在她精心指導下製作的傳統傢具精品，其中大部分是以故宮建築及故宮內陳列的皇家傢具爲藍本製作而成。我原以爲紫檀木只像傢具，沒想到展廳內出現了北京內九外七、十六座城門、北京四合院、天壇、山西飛雲樓、五台山龍泉寺牌坊、清朝大戶人家廳堂複製作品等中國古建築微縮景觀，它們都是用紫檀木雕刻而成，更令人點讚的還有用紫檀木雕刻的清明上河圖，這些作品氣勢恢宏，工藝精湛，雕工細膩，閃耀着紫檀木金屬樣的光澤，顯得雍容華貴，沉穆莊重。我們被這些巧奪天工的精湛藝術感動，看得又驚又喜，不捨離去，手機相機「咔嚓」響個不停。

我們問講解員紫檀木爲什麼這麼亮，他解釋說，紫檀木不是上漆，而是燙蠟，經過細緻打磨，發出紫裏透紅的光，紋理交錯，滑如綢緞。他發說，紫檀木硬度很高，分量極重，爲其他材質所不及。據說紫檀木每五年長一個年輪，生長周期長達五百年至一千年方能成材。我國歷代稱它爲

「異木」，「木中之王」，用它打造的器具、樂器、傢具成爲稀世珍品，傳世收藏。

我原以爲紫檀木產於我國，沒想到我國產量很少，只有台灣、廣東、雲南有一些。紫檀木主要產於印度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我國主要依靠印度進口。講解員說，現在印度已不再出口紫檀木，所以我國的紫檀產品就更加稀有珍貴。現在市場上賣的紫檀傢具多爲仿製的，只有真正的紫檀傢具，那可能多半是一些人家的傳世物品。展廳內還有黃花梨木雕刻成的大型作品，完全呈黃色，仰頭仔細觀看，原來是《西遊記》中的花果山，有山有水有樹木，還有孫悟空坐在山頂上吃桃子的形象，非常可愛惹人。這一精湛的工藝也着實讓大家讚嘆不已。

我邊參觀邊想起，當年我先生出使韓國期間，陳麗華夫婦曾訪問過韓國，並舉行過紫檀木宮廷傢具展覽，頗受韓國人民的讚賞。我們在使館招待了陳麗華夫婦，他們臨行前贈送我們一個紫檀木筆筒，後來我在筆筒裏插上各種筆，每天使用，二十多年了，至今它還完好地擺在我們的案頭。